



晉書卷四十一

唐太宗

宗

文皇帝

御

撰

撰

魏舒傳第十一

魏舒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久乃別居身長八尺三寸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修常人

之節不爲皎厲之事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性好騎射著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爲事唯太原王又謂舒曰卿終當爲台輔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營之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

策升第除澠池長遷浚儀令入爲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卽其人也襍被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稱之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叅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謝而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遷宜陽滎陽二郡太守甚有聲稱

徵拜散騎常侍出爲冀州刺史在州三年以簡惠稱入
爲侍中武帝以舒清素特賜絹百匹遷尚書以公事當
免官詔以贖論舒三娶妻皆亡是歲自表乞假還本郡
葬妻詔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
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封禪東嶽前
後累陳其事帝謙讓不許以舒爲左僕射領吏部上言
今選六宮娉以玉帛而舊使御府丞奉娉宣成嘉禮贄
重使輕以爲拜三夫人宜使卿九嬪使五官中郎將美
人良人使謁者於典制爲弘有詔詳之衆議異同遂寢
加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及山濤薨以舒領司徒有頃

卽真舒有威重德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陳留周
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旣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爲殺公
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
以年老每稱疾遜位中復暫起署兖州中正尋又稱疾
尚書左丞郤詵與舒書曰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
所念何意起訖還臥曲身迴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
巍巍一旦棄之可不惜哉舒稱疾如初後以災異遜位
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
舒執意彌固乃下詔曰司徒劇陽子舒體道弘粹思量
經遠忠肅居正在公盡規入管銓衡官人允敘出贊袞

職敷弘五教惠訓播流德聲茂著可謂朝之俊乂者也而屢執冲讓辭旨懇誠申覽反覆省用憮然蓋成人之美先典所與難違至情今聽其所執以劇陽子就第位同三司祿賜如前几杖不朝賜錢百萬牀帳簟褥百副以舍人四人爲劇陽子舍人置官騎十人使光祿勳奉策主者詳案典禮令皆如舊制於是賜安車駟馬門施行馬舒爲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祿終者未之有也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太熙元年薨時年八十二帝甚傷悼

贈賻優厚諡曰康子混字延廣清惠有才行爲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朝野咸爲舒悲惜舒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於是終服不復哭詔曰舒唯一子薄命短折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怛然爲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可更增滋味品物仍給賜陽燧四望總牕戶皂輪車牛一乘庶出入觀望或足散憂也以庶孫融嗣又早卒從孫晃嗣之景
李熹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父佺漢大鴻臚熹少有高行博學研精與北海管寧以賢良徵不行累辟三府不

就宣帝復辟熹爲太傅屬固辭疾郡縣扶輿上道時熹母疾篤乃竊踰泫氏城而徒還遂遭母喪論者嘉其志節後爲并州別駕時驍騎將軍秦朗過并州州將畢軌敬焉令乘車至閤熹固諫以爲不可軌不得已從之景帝輔政命熹爲大將軍從事中郎熹到引見謂熹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熹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熹畏法而至帝甚重之轉司馬尋拜右長史從討母丘儉還遷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強禦百僚震肅焉薦樂安孫璞亦以道德顯時人稱爲知人尋遷大司馬以公事免司馬

由爲寧北將軍鎮鄴以熹爲軍司頃之除涼州刺史加揚威將軍假節領護羌校尉綏御華夷甚有聲績羌虜犯塞熹因其隙會不及啓聞輒以便宜出軍深入遂大剋獲以功重免譴時人比之漢朝馮甘焉於是請還許之居家月餘拜冀州刺史累遷司隸校尉及魏帝告禪于晉熹以本官行司徒事副太尉鄭沖奉策泰始初封祁侯熹上言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濤睦等官陔已亡請貶謚詔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親貴然後行耳吾豈將枉縱其間哉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剝百姓以

繆或朝士姦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懲邪佞濤等不
貳其過者皆勿有所問易稱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熹
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
戚且斂手以避二鮑豈其然乎其申勅羣寮各慎所司
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熹爲三代司隸朝野稱之以公
事免其年皇太子立以熹爲太子太傅自魏明帝以後
久曠東宮制度廢闕官司不具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
人諸官竝未置唯置衛率令典兵二傅并攝衆事熹在
位累年訓道盡規遷尚書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以年
老遜位詔曰光祿大夫特進李熹杖德居義當升台司

毗亮朕躬而以年尊致仕雖優游無爲可以頤神而虛
心之望能不憮然其因光祿之號改假金紫置官騎十
人賜錢五十萬祿賜班禮一如三司門施行馬初熹爲
僕射時涼州虜寇邊熹唱義遣軍討之朝士謂出兵不
易虜未足爲患竟不從之後虜果大縱逸涼州覆沒朝
廷深悔焉以熹清素貧儉賜絹百匹及齊王攸出鎮熹
上疏諫爭辭甚懇切熹自歷仕雖清非異衆而家無儲
積親舊故人乃至分衣共食未嘗私以王官及卒追贈
太保諡曰成子贊嗣少子儉字仲約歷左積弩將軍屯
騎校尉儉子弘字世彥少有清節永嘉末歷給事黃門

侍郎散騎常侍字世英少高節不慕末烈命車黃門

太子劉寔如子贊國少高節不慕末烈命車黃門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漢濟北惠王壽之後也父
廣斥丘令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
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已行無瑕玷郡察孝廉州舉秀
才皆不行以計吏入洛調爲河南尹丞遷尚書郎廷尉
正後歷吏部郎參文帝相國軍事封循陽子鍾會鄧艾
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
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之先見皆
此類也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

辭曰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
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
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
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其官缺擇衆
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
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爲國
所讓則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
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
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爲君莫之能
名言天下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

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爲而化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已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與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與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

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已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然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者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全其名矣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

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
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
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
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
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
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在不限階次
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
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
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
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土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

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
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參錯相亂
真偽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
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
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
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竽
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
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列而聽之先生
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
之徒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

徵拜散騎常侍出爲冀州刺史在州三年以簡惠稱入
爲侍中武帝以舒清素特賜絹百匹遷尚書以公事當
免官詔以贖論舒三娶妻皆亡是歲自表乞假還本郡
葬妻詔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
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封禪東嶽前
後累陳其事帝謙讓不許以舒爲左僕射領吏部上言
今選六宮娉以玉帛而舊使御府丞奉娉宣成嘉禮贄
重使輕以爲拜三夫人宜使卿九嬪使五官中郎將美
人良人使謁者於典制爲弘有詔詳之衆議異同遂寢
加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及山濤薨以舒領司徒有頃

卽真舒有威重德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陳留周
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旣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爲殺公
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
以年老每稱疾遜位中復暫起署兖州中正尋又稱疾
尚書左丞郗詵與舒書曰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
所念何意起訖還臥曲身迴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
巍巍一旦棄之可不惜哉舒稱疾如初後以災異遜位
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
舒執意彌固乃下詔曰司徒劇陽子舒體道弘粹思量
經遠忠肅居正在公盡規入管銓衡官人允敘出贊袞

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敘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

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此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令三府叅舉官本不委以舉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舉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知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騫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卻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於已則無由矣游外求

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魏巍之美於此著矣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春秋傳曰范宣子之讓其下皆讓樂厲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以事其上上下下有禮讒慝遠黜由不爭也及其亂也國家之弊恒必由之篤論了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選大官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爲先務則羣才猥出能否殊別蓋世之功莫大於此泰始初進爵爲伯累遷少府咸寧中爲太常轉尚書杜預之伐吳也

寔以本官行鎮南軍司初寔妻盧氏生子躋而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諫曰華家類貪必破門戶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寔竟坐夏受賂免官頃之爲大司農又以夏罪免寔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寔言爲當後起爲國子祭酒散騎常侍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高選師友以寔爲師元康初進爵爲侯累遷太子太保加侍中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冀

州都督九年策拜司空遷太保轉太傅太安初寔以老病遜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及長沙成都之相攻也寔爲軍人所掠潛歸鄉里惠帝崩寔赴山陵懷帝卽位復授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左丞劉坦上言曰夫堂高級遠主尊相貴是以古之哲王莫不師其元臣崇養老之教訓示四海使少長有禮七十致仕亦所以優異舊德厲廉高之風太尉寔體清素之操執不渝之潔懸車告老二十餘年浩然之志老而彌篤可謂國之碩老邦之宗模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寔年踰九十命在日制遂自扶輿冒險而至展哀山陵致敬闕

庭大臣之節備矣聖詔殷勤必使寔正位上台光飴鼎實斷章敦喻經涉二年而寔頻上露板辭旨懇誠臣以爲古之養老以不事爲優不以吏之爲重謂宜聽寔所守三年詔曰昔虞任五臣致垂拱之化漢相蕭何興寧一之譽故能光隆於當時垂裕于百代朕紹天明命臨御萬邦所以崇顯政道者亦賴之於元臣庶尹畢力股肱以副至望而君年耆告老確然難違今聽君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秩祿準舊賜几杖不朝及宅一區國之大政將就諮于君副朕意焉歲餘薨時年九十一諡曰元寔少貧簣杖策徒行每所憇止不累主人薪水之

事皆自營給及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嘗詣石
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裯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
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
乃更如他廁雖處榮寵居無第宅所得俸祿贍卹親故
雖禮教陵遲而行已以正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
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及老篤學不倦雖居
職務卷弗離手尤精三傳辨正公羊以爲衛輒不應辭
以王父命祭仲失爲臣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
遂行於世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有二子躋夏躋字景
雲官至散騎常侍夏以貪污棄放於世

弟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讀誦不
輟竟以儒行稱歷中書黃門吏部郎出爲潁川太守平
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
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入爲秘書監領南
陽王師加散騎常侍遷侍中尚書太常著喪服釋疑論
多所辨明太康末卒諡曰成

高光

高光字宣茂陳留圉城人魏太尉柔之子也光少習家
業明練刑理初以太子舍人累遷尚書郎出爲幽州刺
史潁川太守是時武帝置黃沙獄以典詔囚以光歷世

明法用爲黃沙御史秩與中丞同遷廷尉元康中拜尚書典三公曹時趙王倫篡逆光於其際守道全貞及倫賜死齊王冏輔政復以光爲廷尉遷尚書加奉車都尉後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勳封延陵縣公邑千八百戶于時朝廷咸推光明於用法故頻典理官惠帝爲張方所逼幸長安朝臣奔散莫有從者光獨侍帝而西遷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光兄誕爲上官巳等所用歷徐雍二州刺史誕性任放無倫次而決烈過人與光異操常謂光小節恒輕侮之光事誕愈謹帝旣還洛陽時太弟新立重選傅訓以光爲少傅加光祿大夫常侍如故及

懷帝卽位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與傅祗竝見推崇尋爲尚書令本官如故以疾卒贈司空侍中屬京洛傾覆竟未加諡子韜字子遠放佚無檢光爲廷尉時韜受貨賕有司奏案之而光不知時人雖非光不能防閑其子以其用心有素不以爲累初光詣長安留臺以韜兼石衛將軍韜與殿省小人交通及光卒仍於喪中往來不絕時東海王越輔政不朝覲韜知人心有望密與太傅叅軍姜續京兆杜概等謀討越事泄伏誅

史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進不足而退有餘也魏舒劉寔發摠精華結綬登槐覽止成務季和切

問近對當官正色詩云貪人敗類豈劉夏之謂歟
贊曰舒言不矜熹對千乘子真宣茂雅志難陵進忠能
舉退讓攸興皎皎瑚器來光玉繩

蘇却東... 以其用心... 類亦... 竟未... 晉書卷四十一... 高光傳... 下黃沙御史同今從本紀改正

晉書卷四十一 考證

高光傳是時武帝置黃沙獄以典詔囚○監本黃誤長
下黃沙御史同今從本紀改正

晉書卷四十一考證

高次幹是魏友... 蓋木...

晉書卷四十二

唐顯太其宗... 帝察... 撰...

齊列傳第十二

王渾 子濟

王渾字玄冲太原晉陽人也父昶魏司空渾沉雅有器
量襲父爵京陵侯辟太將軍曹爽掾爽誅隨例免起為
懷令參文帝安東軍事累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咸熙中為越騎校尉武帝受禪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
史時年荒歲饑渾開倉振贍百姓賴之泰始初增封邑
千八百戶久之遷東中郎將督淮北諸軍事鎮許昌數

陳損益多見納用轉征虜將軍監豫州諸軍事假節領
豫州刺史渾與吳接境宣布威信前後降附甚多吳將
薛瑩魯淑衆號十萬淑向弋陽瑩向新息時州兵竝放
休息衆裁一旅浮淮潛濟出其不意瑩等不虞晉師之
至渾擊破之以功封次子尙爲關內侯遷安東將軍都
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大佃皖城圖爲邊害渾遣
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
積穀百八十餘萬斛稻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渾遂
陳丘東疆視其地形險易歷觀敵城察攻取之勢及大
舉伐吳渾率師出橫江遣參軍陳慎都尉張喬攻尋陽

瀨鄉又擊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周興等五人
又遣殄吳護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吳將俞恭破之多所
斬獲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懼而來降吳丞
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衆數萬指城陽渾遣司馬孫
疇揚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
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
詣渾降旣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日渾始
濟江登建業宮醢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皓中軍案
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
罪狀時人譏之帝下詔曰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

東將軍京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賊孫皓救死自衛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使皓塗窮勢盡面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勲茂著其增封八千戶進爵爲公封子澄爲亭侯弟湛爲關內侯賜絹八千匹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渾不尙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諫曰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爲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

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爲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爲人修絜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伯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爲輕攸

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
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若以妃
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
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
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
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
見疑至於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
理此最有國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
留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珧共爲保傅幹
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無

偏重相傾之勢令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
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慕魯
女存國之志敢陳愚見觸犯天威欲陛下事每盡善冀
萬分之助臣而不言誰當言者帝不納太熙初遷司徒
惠帝卽位加侍中又京陵置士官如睢陵比及誅楊駿
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持兵持兵
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
皂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等也
公孫宏說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濟參乘以增
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厭衆心司徒王渾

宿有威名爲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使物情可憑也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伏誅渾乃率兵赴宮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于遠近明詔冲虛詢及芻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耻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書指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尙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冤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

遠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答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爲便帝然之又詔渾錄尙書事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元康七年薨時年七十五諡曰元長子尙早亡次子濟嗣少繼其業而內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秀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尙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以母憂去官起爲驍騎將軍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

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彥武帝常會公卿藩牧於式
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
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幾得失濟善於清言修飾
辭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尙焉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
論者不以主壻之故咸謂才能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內
多忌刻好以言傷物儕類以此少之以其父之故每排
王濬時譏譏焉齊王攸當之藩濟旣諫請又累使公主
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
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
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忤旨左遷國子祭酒常侍如故

數年入爲侍中時渾爲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濟性峻
厲明法繩之素與從兄佑不平佑黨頗謂濟不能顧其
父由是長同異之言出爲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
官而王佑始見委任而濟遂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芒
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
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
百里馭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
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而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
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大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
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

伐樹而去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脆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大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不濟答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耻之他人能令親疎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帝嘗與濟弈棋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濟時伸脚局下而皓譏焉尋使白衣領太

僕年四十六先渾卒追贈驃騎將軍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眞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初濟尙主主兩目失明而妬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人卓字文宣嗣渾爵拜給事中次聿字茂宣襲公主封敏陽侯濟三弟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辨慧有才藻竝歷清顯

顯曰吾始對容身薄謝與衆如笑之容曰刺觀言

渾育王濟嘗步字開門前觀黃樓字述人短臨之可太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

姿貌不修名行不爲鄉曲所稱晚乃變節疎通亮達恢
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
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
者皆望風自引而去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
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
之後叅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爲
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
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
祜可謂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

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
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
濬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
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
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
爲益州刺史濬設方畧悉誅弘等以勲封關內侯懷輯
殊俗待以威信蠻夷徼外多來歸降徵拜右衛將軍除
大司農車騎將軍羊祜雅知濬有奇畧乃密表留濬於
是重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
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

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棹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枋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枋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尋以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語在羊祜傳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數參訪吳楚同異孫皓荒淫凶逆荆揚賢愚莫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令皓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

焉賈充荀勗陳諫以爲不可唯張華固諫又杜預表請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太康元年正月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陽剋之擒其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竝以鐵鑱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鑱然炬燒

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三月庚申剋吳西陵
獲其鎮南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據宜都太守虞忠壬
戌剋荆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丑剋樂鄉獲水軍
督陸景平西將軍施洪等來降乙亥詔進濬爲平東將
軍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
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
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降皓聞
濬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用光祿
勳薛瑩中書令胡沖計送降文於濬曰吳郡孫皓叩頭
死罪昔漢室失御九州幅裂先人因時畧有江南遂阻

山河與魏乖隔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閭閻劣偷安未喻天
命至于今者猥煩六軍衡蓋露次遠臨江渚舉國驚惶
假息刻漏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
奉所佩璽綬委質請命壬寅濬入于石頭皓乃備亡國
之禮素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輿櫬
率其僞太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壘門濬
躬解其縛受璧焚櫬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
無私焉帝遣使者犒濬軍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
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
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

不能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
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
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土振旅還都亦曠世
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
令覘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久
破皓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濬乘勝納降渾耻
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司遂按濬
檻車徵帝弗許詔讓濬曰伐國事重宜令有司前詔使
將軍受安東將軍渾節度渾思謀深重案甲以待將軍
云何徑前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勲簡

在朕心當率由詔書崇成王法而於事終恃功肆意朕
將何以令天下濬上書自理曰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
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驚直造秣陵臣被詔之
日卽便東下又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鎮
東大將軍佃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
節度之文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皓窮蹙勢無所
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爲攻取節
度前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與臣可覘來過共有
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
城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於長流之中迴船過

渾令首尾斷絕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臣卽報渾書并
寫皓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
秣陵暮乃被渾所軍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
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
人名定見臣以爲皓已來首都亭無緣共合空圍又兵
人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謂臣
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
所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
國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
轉戰萬里被蒙寬恕之恩得從臨履之宜是以憑賴威

靈幸而能濟皆是陛下神策廟算臣承指授效鷹犬之
用耳有何勲勞而恃功肆意寧敢昧利而違聖詔臣以
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二日起洛陽其間懸濶不
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察恕假令孫皓猶有螳螂舉
斧之勢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
萬餘人乘勝席卷皓以衆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
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
知其虛實不早縛取自爲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並
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尊嗜不可聽聞案春
秋之義大夫出疆由有專輒臣雖愚忝以爲事君之道

唯當竭節盡忠奮不顧身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輸寫肝腦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庶必掃除兇逆清一宇宙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陛下粗察臣之愚款而識其欲自效之誠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討之事雖燕王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重死且不報而以頑疎舉錯失宜陛下弘恩財加切讓惶怖怔營無地自厝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濬復表曰被壬戌詔

書下安東將軍所上揚州刺史周浚書謂臣諸軍得孫皓寶物又謂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偽宮輒公文注尙書具列本末又聞渾案陷上臣臣受性愚忠行事舉動信心而前期於不負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公於聖世反白爲黑夫佞邪害國自古而然故無極破楚宰嚭滅吳及至石顯傾亂漢朝皆載在典籍爲世所戒昔樂毅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讒問脫身出奔樂羊旣反謗書盈篋况臣頑疎能免讒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賴陛下聖哲欽明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獨

立朝無黨援久棄遐外人道斷絕而結恨疆宗取怨豪族以累卵之身處雷霆之衝繭栗之質當豺狼之路其見吞噬豈抗唇齒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闔朝嗟嘆而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今渾之支黨姻族內外皆根據磐牙竝處世位聞遣人在洛中專共交構盜言孔甘疑惑親聽夫曾參之不殺人亦以明矣然三人傳之其母投杼今臣之信行未若曾參之著而讒構沸騰非徒三夫之對外內扇助爲二五之應夫猛獸當途麒麟恐懼况臣脆弱

敢不悚慄僞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僞中郎將孔攄說去三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爲陛下一死戰決之皓意大喜謂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走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畧取妻妾放火燒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宮臣時遣記室吏往觀書籍浚使收縛若有遺寶則浚前得不應移蹤後人欲求苟免也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寶貨以賜將士府庫畧虛而今復言金銀篋笥動有萬計

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復本末臣復與軍司張牧汝南相馮統等共入觀皓宮乃無席可坐後日又與牧等共視皓舟船渾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見臣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寶貨渾應得之又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間在秣陵諸軍凡三十萬衆臣軍先至爲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勅所領秋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左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餘軍縱橫詐稱臣軍而臣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別耳豈獨浚之將士皆夷齊而臣諸軍悉聚盜跖邪時有八百餘人緣石頭城

劫取布帛臣衙門將軍馬潛卽收得二十餘人并疏其督將姓名移以付浚使得自科結而寂無反報疑皆縱遣絕其端緒也又聞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財有二千人而渾浚露布言以萬計以吳剛子爲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可具問孫皓及其諸臣則知其定審若信如所聞浚等虛詐尙欺陛下豈惜於臣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謀反大逆尙以見加其餘謗嗜故其宜耳渾案臣瓶磬小器蒙國厚恩頻繁擢敘遂過其任渾此言最信內省慙懼今年平吳

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旣無孟側策馬之好而令濟濟之朝有讒邪之人虧穆穆之風損皇代之美由臣頑疎使致於此拜表流汗言不識次濬至京都有司奏濬表旣不列前後所被七詔月日又赦後違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詔曰濬前受詔徑造秣陵後乃下受渾節度詔書稽留所下不至便令與不受詔同責未爲經通濬不卽表上被渾宣詔此可責也濬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眚掩之有司又奏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勅付廷尉禁推詔曰勿推拜濬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五置此營自濬始也有司又

奏輔國依比未爲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爲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封爲襄陽縣侯邑萬戶封子彝楊鄉亭侯邑千五百戶賜絹萬匹又賜衣一襲錢三十萬及食物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豪強所抑屢爲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

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頗
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
言末不能遣諸胷中是吾福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
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溫令李密等竝表訟濬之
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王
渾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其相猜防如此濬平吳
之後以勲高位重不復素業自居乃玉食錦服縱奢侈
以自逸其有辟引多是蜀人示不遺故舊也後又轉濬
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後軍將
軍如故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諡曰武葬栢谷山大營

塋域葬垣周四十五里面別開一門松柏茂盛子矩嗣
矩弟暢散騎郎暢子粹太康十年武帝詔粹尙潁川公
主仕至魏郡太守濬有二孫過江不見齒錄安西將軍
桓溫鎮江陵表言之曰臣聞崇德賞功爲政之所先興
滅繼絕百王之所務故德參時雍則弈世承祀功烈一
代則永錫祚胤案故撫軍王濬歷職內外任兼文武料
敵制勝明勇獨斷義存社稷之利不顧專輒之罪荷戈
長鶩席卷萬里僭號之吳面縛象魏令皇澤被於九州
玄風洽於區外襄陽之封廢而莫續恩寵之號墜於近
嗣遐邇酸懷臣竊悼之濬今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

罄餽口江濱四節蒸嘗菜羹不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之嗣世祖旌賢建葛亮之肩夫效忠異代立功異國尙通天下之善使不泯棄况濬建元勲於當年著嘉慶於身後靈基託根於南垂皇祚中興於江左舊物克彰神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誠宜加恩少垂矜憫追錄舊勲纂錫茅土則聖朝之恩宣暢於上忠臣之志不墜于地矣卒不見省

唐彬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父臺泰山太守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遊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

強力兼人晚乃敦悅經史尤明易經隨師受業還家教授恒數百人初爲郡門下掾轉主簿刺史王沉集諸參佐盛論距吳之策以問九郡吏彬與譙郡主簿張惲俱陳吳有可兼之勢沉善其對又使彬難言吳未可伐者而辭理皆屈還遷功曹舉孝廉州辟主簿累遷別駕彬忠肅公亮盡規匡救不顯諫以自彰又奉使詣相府計事于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爲掾屬帝以問其參軍孔顥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在坐歛板而稱曰彬之爲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辟彬爲鑑曹屬帝問曰卿何

以致辟對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迹言滿天下無口
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
顯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初鄧艾之誅也文帝
以艾久在隴右素得士志且夷滅恐邊情搖動使彬
密察之彬還白帝曰鄧艾忌克詭狹矜能負才順從者
謂爲見事直言者謂之觸逆雖長史司馬參佐牙門答
對失指輒見罵辱處身無禮大失人志又好施行事役
數勞衆力隴右甚患苦之喜聞其禍不肯爲用今諸軍
已至足以鎮壓內外願無以爲慮俄除尙書水部郎泰
始初賜爵關內侯出補鄴令彬導德齊禮期拜化戍遷

弋陽太守明設禁防百姓安之以母喪去官益州東接
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
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
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尋
又詔彬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吳之策甚合
帝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爲衆軍前驅每設
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禽獲自巴陵沔口以
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賊寇已殄孫皓
將降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
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吳平詔

日廣武將軍唐彬受任方隅東禦吳寇南臨蠻越撫寧疆場有綏禦之績又每忼慨志在立功項者征討扶疾奉命首啓戎行獻俘授馘勲效顯著其以彬爲右將軍都督巴東諸軍事徵拜翊軍校尉改封上庸縣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朝有疑議每參預焉北虜侵掠北平以彬爲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旣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諭國命示以恩信於是鮮卑二部大莫虜擿何等竝遣侍子入貢兼脩學校誨誘無倦仁惠廣被遂開拓舊境却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溫城洎于碣石縣亘山谷且三千里

分軍屯守烽埃相望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鮮卑諸種畏懼遂殺大莫虜彬欲討之恐列上俟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車牛參軍許祗密奏之詔遣御史檻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見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頌彬初受學於東海閻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元康初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竝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虛心飢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

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
人皆到彬敬而待之元康四年卒官時年六十諡曰襄
賜絹二百匹錢二十萬長子嗣官至廣陵太守少子岐
征虜司馬我與苻首洪軍討西苑外城兼陳安不
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鄉
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遄征渾旣獻捷橫江濬
亦剋清建鄴于時討吳之役將帥雖多定吳之功此焉
爲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稟廟堂下
憑將士豈非懋勲懋德善始善終者歟此而不存彼焉
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箕成茲具錦遂

乃喧黷宸辰數亂彝倫旣爲戒於功臣亦致譏於清論
豈不惜哉王濟遂驕父之福心乖爭子之明義雋材雖
多亦奚以爲也唐彬畏避交爭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
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安得長者之行哉

贊曰二王總戎淮海攸同渾旣害善濬亦矜功武子豪
傑夙參朝列逞慾牛心紆情馬埒儒宗知退避名全節

樂風寒博候豈效中心殊靜無性對宗次後無合全館
 贊曰二王懸文哉或外同軍知言事審亦何也五十稟
 效軍敬效矣辭云不味亦林矣亦其香之亦若
 委衣笑以爲出畫亦與後交半圖與戰留步難之風賀
 豈不韻若王齊夢龍父之歸心亦半于之明壽詩林難
 晉書卷四十二

晉書卷四十二

二人唐 太宗 文 皇帝

列傳第十三

山濤

子簡 簡子選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父曜宛句令濤早孤居貧少
 有器量介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
 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遊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
 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爲郡主簿
 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濤
 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臥何意鑒曰

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久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拜贈藜杖一枚晚與尚書和迺交又與鍾會裴秀竝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遷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

氏諸王公竝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封新沓子轉相國左長史典統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帝以齊王攸繼景帝後素又重攸嘗問裴秀曰大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爲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護送陳留王詣鄴泰始初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出爲冀州刺

史加寧遠將軍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
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
轉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入爲侍中遷尚書以母老辭
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旦夕不廢醫
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
聽除議郎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
茵褥禮秩崇重時莫爲比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
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
栢詔曰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
人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尚居諒闇

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爲吏部尚
書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
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竝得其才咸
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
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情章表數十上久不攝職爲
左丞白裒所奏帝曰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濤坐
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問濤不自安表謝
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爲加曲私
臣亦何心屢塵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帝再手詔曰
白裒奏君甚妄所以不卽推直不喜凶赫耳君之明度

豈當介意邪便當攝職令斷章表也濤志必欲退因發
從弟婦喪輒還外舍詔曰山僕射近日暫出遂以微苦
未還豈吾側席之意其遣丞掾奉詔喻旨若體力故未
平康者便以輿車輿還寺舍濤辭不獲已乃起視事濤
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
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
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
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
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
時稱山公啓事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

氏多有諷諫帝雖悟而不能改後以年衰疾篤上疏告
退曰臣年垂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豈遺力於
聖時迫於老耄不復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
靜之百姓自正但當崇風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復何
事臣耳目聾聵不能自勵君臣父子其間無文是以直
陳愚情乞聽所請乃免冠徒跣上還印綬詔曰天下事
廣加吳土初平凡百草創當共盡意化之君不深識往
心而以小疾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側席未得垂拱
君亦何得高尚其事乎當崇至公勿復爲虛飾之煩濤
苦表請退詔又不許尚書令衛瓘奏濤以微苦久不視

職手詔頻煩猶未順旨叅議以爲無專節之尚違至公之義若實沉篤亦不宜居位可免濤官中詔瓘曰濤以德素爲朝之望而常深退讓至于懇切故比有詔欲必奪其志以匡輔不逮主者旣不思明詔旨而反深加詆案虧崇賢之風以重吾不德何以示遠近邪濤不得已又起視事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濤以老疾固辭手詔曰君以道德爲世模表況自先帝識君遠意吾將倚君以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其志邪吾之至懷故不足以喻乎何來言至懇切也且當以時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濤又上

表固讓不許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塲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焱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後拜司徒濤復固讓詔曰君年耆德茂朝之碩老是以授君台輔之位而遠崇克讓至于反覆良用於邑君當終始朝政翼輔朕躬濤又表曰臣事天朝三十餘年卒無毫釐以崇大化陛下私臣

無已猥授三司臣聞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廟門之咎願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詔曰君翼贊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勲朕所倚賴司徒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答羣望豈宜冲讓以自揖損邪已勅斷章表使者乃臥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汚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康四年薨時年七十九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萬布百匹以供喪事策贈司徒蜜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伯蜜印青朱綬祭以太牢諡曰康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匹左長史范晷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濤

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五子該淳允謨簡
該字伯倫嗣父爵仕至并州刺史太子左率贈長水校尉該子瑋字彥祖翊軍校尉次子世回吏部郎散騎常

侍淳字子玄不仕允字叔真奉車都尉竝少疴病形甚短小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辭以問於允允自以疴陋不肯行濤以爲勝已乃表曰臣二子疴病宜絕人事不敢受詔謨字季長明惠有才智官至司空掾諱濤字季長明惠有才智官至司空掾

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爲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弘農楊淮齊名初爲太子舍人累遷太子庶子黃門郎出爲青州刺史徵拜侍中頃之轉尚書歷鎮軍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不行復拜尚書光熙初轉吏部尚書永嘉初出爲雍州刺史鎮西將軍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簡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上疏曰臣以爲自古興替實在官人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盛元愷登庸周室之隆濟濟多士秦漢以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君臨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斯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臣名節古今遺典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萬姓流散死亡略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順人受禪于魏泰始初躬親萬幾佐命之

臣咸皆率職時黃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評尚書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爲不先所難而辨其所易陛下初臨萬國人思盡誠每於聽政之日命公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見後進雋才鄉邑尤異才堪任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叙是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也朝廷從之永嘉三年出爲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

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酪酩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氍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尋加督寧益軍事時劉聰入寇京師危逼簡遣督護王萬率師赴難次于涅湯爲宛城賊王如所破遂嬰城自守及洛陽陷沒簡又爲賊嚴嶷所逼乃遷于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彥夏舊友爲之惆悵簡豈利人之機以爲功伐乎其篤厚如此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沔漢讌會之日寮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年六十卒追贈

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子遐音叔對字平六十卒蘇儼
遐字彥林爲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挾
藏戶口以爲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縣
人虞喜以藏戶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彊莫不切齒於
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宜屈辱又以遐輒造縣舍
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內史何充賤乞留百日窮翦逋逃
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後爲東陽
太守爲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入重豈
郡多罪人將捶楚所求莫能自固邪遐處之自若郡境
肅然卒於官

史臣曰若夫居官以絜其務欲以啓天下之方事親以
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於
此者哉自東京喪亂吏曹湮滅西園有三公之錢蒲陶
有一州之任貪饕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世歷九王
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風稍殄理或可言委以銓
綜則羣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將矯前失歸諸
後正惠絕臣名恩馳天只世稱山公啓事者豈斯之謂
歟若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算也昔谷步在職立不憚輒
原而王戎曰從弟衍獻澄
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渾涼州

刺史貞陵亭侯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塲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渾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沖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爲人短事任率

不修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朝賢嘗上已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爲識鑒者所賞如此戎嘗與阮籍飲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爲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

者以爲知言襲父爵辟相國掾歷吏部黃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坐遣吏修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詔伐吳戎遣參軍羅尚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吳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朗各率衆詣戎降戎督大軍臨江吳牙門將孟泰以蘄春邾二縣降吳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戎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吳光祿勳石偉方直不容皓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之詔拜偉爲議郎以二千石祿終其身荆土悅服徵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爲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

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爲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爲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爲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戎在職雖無殊能而庶績脩理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棋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沖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苫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楊駿執政

拜太子太傅駿誅之後東安公繇專斷刑賞威振外內
戎誠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之繇不從果得罪轉中書
令加光祿大夫給恩信五十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
戎始爲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司隸傅
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
居職未期而戎奏還旣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
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
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
俗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尋轉司徒以王政將圯苟
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裴頌戎之壻

也頌誅戎坐免官齊王冏起義孫秀錄戎於城內趙王
倫子欲取戎爲軍司博士王繇曰濬冲譎詐多端安肯
爲少年用乃止惠帝反宮以戎爲尚書令旣而河間王
顥遣使就說成都王穎將誅齊王冏檄書至冏謂戎曰
孫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
信著神明二王聽讒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
其善爲我籌之戎曰公首舉義衆匡定大業開闢已來
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貳志
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
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謀臣葛旗怒曰漢魏以來

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
戎僞藥發墮廁得不及禍戎以晉室方亂慕遽伯玉之
爲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
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總鼎
司而委事僚寀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
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性好興利廣
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
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
人謂之膏盲之疾女適裴頴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
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懼從子將婚戎遺其

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
恒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其後從帝北伐王師敗績於
蕩陰戎復詣鄴隨帝還洛陽車駕之西遷也戎出奔于
邲在危難之間親接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時召
親賓歡娛永日永興二年薨于邲縣時年七十二諡曰
元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
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
表物謂裴頴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纓纓如
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
敦後果爲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嘗經黃公酒壚下過

顧爲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爲時之所羈繼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爲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有庶子興戎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愔子爲嗣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旣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又爲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時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而衍幼年無屈下之色衆咸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衍耻之遂陽狂自免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之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衍初好論從橫之術故尚書盧欽舉爲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立虛而已嘗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舉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爲親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之

間家資罄盡出就洛城西田園而居焉後爲太子舍人
遷尚書郎出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爲中
庶子黃門侍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
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
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
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
惟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既有盛
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籍甚傾動當世
妙善立言唯談老莊爲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
理有所不安隨卽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

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
登朝皆以爲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嘗喪幼子
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
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
服其言更爲之慟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
復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
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
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小損衍
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
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

此後歷北軍中候中領軍尚書令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爲賈后所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曰衍與司徒梁王彤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彤等伏讀辭旨懇惻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卽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審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錮終身從之衍素輕趙王倫之爲人及倫篡位衍陽狂斫婢以自免及倫誅拜河南尹轉尚書又爲中書令時齊王冏有匡復之功而轉權自恣公卿皆爲之拜衍獨長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衍爲中軍帥

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識者鄙之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衍使前將軍曹武左衛將軍王景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尚書令如故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洛陽危逼多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牛車以安衆心越之討苟晞也衍以太尉爲太傅

晉書卷四十三 列傳
軍司及越薨衆共推爲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
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
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
見問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悅
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
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
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
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
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又何足責乎勒曰
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衍將死顧而

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
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六衍雋秀有令望希
心玄遠未常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
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
千仞其爲人所尚如此子玄字眉子少慕簡曠亦有俊
才與衛玠齊名荀藩用爲陳留太守屯尉氏玄素名家
有豪氣荒弊之時人情不附將赴祖逖爲盜所害焉
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
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
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

漢書卷四十三 列傳
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牕而走衍
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敳
嘗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
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峰大雋衍曰誠不如卿落落
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
輒云已經平子矣少歷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
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
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及穎敗東海王越請
爲司空長史以迎大駕勲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
刺史不之職時王敦謝鯤庾敳皆爲衍所親善號

爲四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胡母輔之等亦豫焉酣
讌縱誕窮權極娛惠帝末衍白越以澄爲荊州刺史持
節都督領南蠻校尉敦爲青州衍因問以方略敦曰當
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算略無方一坐嗟服
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殼
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
而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答澄旣至
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擢順
陽人郭舒於寒悴之中以爲別駕委以州府時京師危
逼澄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會王如寇襄

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爲如黨嚴疑所獲疑僞
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答曰昨旦破城已
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爲信然
散衆而還旣而耻之託糧運不贍委罪長史蔣俊而斬
之竟不能進巴蜀流人散在荆湘者與土人忿爭遂殺
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僞
許之旣而襲之於寵洲以其妻子爲賞沉八千餘人於
江中於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弼爲主
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王機于巴陵澄亦無憂懼之意
但與機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數十局俱起殺富人李才

取其家資以賜郭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納於是上
下離心內外怨叛澄望實雖損猶傲然自得後出軍擊
杜弼次于作塘山簡叅軍王冲叛于豫州自稱荊州刺
史澄懼使杜蕤守江陵澄遷于孱陵尋奔沓中郭舒諫
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
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澄不能從初澄命武陵諸
郡同討杜弼天門太守扈瓌次于益陽武陵內史武察
爲其郡吏所害瓌以孤軍引還澄怒以杜曾代瓌夷袁
遂瓌故吏也託爲瓌報讎遂舉兵遂曾自稱平晉將軍
澄使司馬毋丘邈討之爲遂所敗會元帝徵澄爲軍諮

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爲江州鎮豫章澄過詣敦澄夙有盛名出於敦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力絕人素爲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衛澄手嘗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弢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于絕帶乃登于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搃殺之時年四十四載尸還其家劉琨聞澄之死歎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澄故吏佐著作郎桓稚上表理澄請加贈謚詔復澄將

官謚曰憲長子詹早卒次子徽右軍司馬太守曾密書繪肉郭舒與世以世其量始也與林曾鳳曾嘗郭舒字稚行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粗識大義鄉人少府范晷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咸稱舒當爲後來之秀終成國器始爲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多義之刺史夏侯含辟爲西曹轉主簿含坐事舒自繫理含事得釋刺史宗岱命爲治中喪母去職劉弘牧荊州引爲治中弘卒舒率將士推弘子璠爲主討逆賊郭勸滅之保全一州王澄聞其名引爲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在意舒常切諫之及天下大亂又勸澄修德養

威保完州境澄以爲亂自京都起非復文州所能匡禦
雖不能從然重其忠亮荆土士人宗厥嘗因酒忤澄澄
怒叱左右棒厥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
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搯其鼻灸其眉
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厥遂得免澄之奔敗也以
舒領南郡澄又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爲萬里紀綱不能
匡正令使君奔亡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採稻湖澤以
自給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饑所以食牛耳
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舒少與杜曾厚曾嘗
召之不往曾銜之至是澄又轉舒爲順陽太守曾密遣

兵襲舒遁逃得免王敦召爲參軍轉從事中郎襄陽都
督周訪卒敦遣舒監襄陽軍甘卓至乃還朝廷徵舒爲
右丞敦留不遣敦謀爲逆舒諫不從使守武昌荊州別
駕宗澹忌舒才能數譖之於王廙廙疑舒與甘卓同謀
密以白敦敦不受高官督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爲
營太守樂凱言於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
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
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
以卿病狂故搯鼻灸眉頭舊疾復發邪舒曰古之狂也
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

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爲勝堯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
言何與古人相遠敦曰卿欲何言舒曰繆坦可謂小人
疑誤視聽奪人私地以強陵弱晏子稱君曰其可臣獻
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衆咸
壯之敦重舒公亮給賜轉豐數詣其家表爲梁州刺史
病卒

樂廣

樂廣字彥輔南陽滎陽人也父方叅魏征西將軍夏侯
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
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

能與卿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爲業人
無知者性沖約有遠識寡嗜慾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
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
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歎曰我所不如也王戎爲
荊州刺史聞廣爲夏侯玄所賞乃舉爲秀才楷又薦廣
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尚書令衛瓘朝之者
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
賢旣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
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
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爲

識者所歎美如此出補元城令遷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嘗有親客久闕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卽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痾頓愈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

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故命駕爲剖析之玠病卽愈廣歎曰此賢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廣所在爲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爲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爲稱首焉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頴頴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亦清出準笑曰我二兒之

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爲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爲得之矣是時王澄胡母輔之等皆亦任放爲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其居才愛物動有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已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恠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狸而殺之其恠亦絕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衆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勅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卽便解遣衆人代廣危懼

孫琰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今若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不坐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後東安王繇當爲僕射轉廣爲右僕射領吏部代王戎爲尚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成都王穎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乂遘難而廣旣處朝望群小讒謗之又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又猶以爲疑廣竟以憂卒荀藩聞廣之不免也爲之流涕三子凱肇謨凱字弘緒大司馬齊王掾叅驃騎軍事肇字弘茂太傅東海王掾洛陽陷兄弟相攜南渡江謨字弘範征虜

將軍吳郡內史

史臣曰漢相清靜見譏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嫌於尺祿
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濬冲善發談端夷甫仰
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漆園而高視彼旣憑虛朝章
已亂戎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衍則自保其身寧論宗
稷及三方構亂六戎藉手犬羊之侶鋒鏑如雲夷甫區
區焉佞彼兇渠以求容貸頽牆之隕猶有禮也平子肆
情傲物對境難堪終天厥生自貽伊敗且夫衣服表容
珪璋範德聲移宮羽彩照山華布武有章立言成訓澄
之箕踞不已甚矣若乃解袒登枝裸形捫鵲以此謂達

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及道睽將聖事乖躄指擦
情獨往自天其生者焉昔晏嬰哭莊公之尸樂令解愍
懷之客豈聞伯夷之風歟僕夫能立志者也

贊曰晉家求士乃構仙臺陵雲切漢山叟知材濬冲居
鼎談優務劣夷甫兩顧退求三穴神亂當年忠乖曩列
平子陵侮多於用拙樂令披雲高天澄徹

平于劉封多飲用... 縣道... 贊曰... 鄭之容豈... 謝... 晉書卷四十三

晉書卷四十四

太子唐... 宗... 皇... 帝... 御... 撰... 平...

日列傳第十四

子默... 默子球... 會... 平... 帝...

鄭袤字林叔滎陽開封人也高祖衆漢大司農父泰揚

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

為不亾矣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為豫章太守渾

往依之歆素與泰善撫養袤如己子年十七乃還鄉里

性清正時濟陰魏諷為相國掾名重當世袤同郡任覽

與結交袤以諷奸雄終必為禍勸覽遠之及諷敗論者

稱焉魏武帝初封諸子爲侯精選賓友表與徐幹俱爲
臨淄侯文學轉司隸功曹從事司空王朗辟爲掾表舉
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萊王基朗皆命之後咸至大位
有重名表遷尚書郎出爲黎陽令吏民悅服太守班下
屬城特見甄異爲諸縣之最遷尚書右丞轉濟陰太守
下車旌表孝悌敬禮賢能興立庠序開誘後進調補大
將軍從事中郎拜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表
曰賢叔大匠垂稱於陽平魏郡百姓蒙惠化且盧子家
王子雍繼踵此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表在廣平以
德化爲先善作條教郡中愛之徵拜侍中百姓戀慕涕

泣路隅遷少府高貴鄉公卽位表與河南尹王肅備法
駕奉迎於元城封廣昌亭侯徙光祿勳領宗正母丘儉
作亂景帝自出征之百官祖送於城東表疾病不任會
帝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祿爲恨肅以語表表
自輿追帝及於近道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表
共載曰計將何先表曰昔與儉俱爲臺郎特所知悉其
人好謀而不達事情自昔建勳幽州志望無限文欽勇
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深溝
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帝稱善轉太常高貴鄉
公議立明堂辟雍精選博士表舉劉毅劉寔程咸庾峻

後並至公輔大位及常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進封安城鄉侯邑千戶景元初疾病失明屢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五等初建封密陵伯武帝踐阼進爵為侯雖寢疾十餘年而時賢並相推薦泰始中詔曰光祿大夫密陵侯衮履行純正守道沖粹退有清和之風進有素絲之節宜登三階之曜補衮職之闕今以衮為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衮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于十數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為司空吾時為侍中受詔譬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

就遵大雅君子之跡可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以侯就第拜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賜牀帳篋褥錢五十萬九年薨時年八十五帝於東堂發哀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絹布各百匹以供喪事諡曰元有子六人長子默嗣次質舒詡稱予位並列卿默字思元起家祕書郎考覈舊文刪省浮穢中書令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轉尚書考功郎專典伐蜀事封關內侯遷司徒左長史武帝受禪與太原郭奕俱為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宮臣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

潘國事遂施行出爲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飢默輒開倉振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入爲散騎常侍初帝以貴公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爲輩求之州內於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默文帝與表書曰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及武帝出祠南郊詔使默騷乘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騷乘乎昔州里舉卿相輩常愧有累清談遂問政事對曰勸穡務農爲國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崇尚儒素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後以父

喪去官尋起爲廷尉是時鬲令袁毅坐交通貨賂大興刑獄在朝多見引逮唯默兄弟以潔慎不染其流遷太常時僕射山濤欲舉一親親爲博士謂默曰卿似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默爲人敦重柔而能整皆此類也及齊王攸當之國平禮官議崇錫典制博士祭酒曹志等並立異議默容過其事坐免尋拜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旣葬還職默自陳懇至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聽大臣終喪自默始也服闋爲大司農轉光祿勳太康元年卒時年六十八諡曰成尚書令衛瓘奏默才行名望宜居論道五升九卿位未稱德宜贈三司而后父楊駿先欲

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雋不疑傳常想其人畏遠
權貴奕世所守遂辭之駿深爲恨至此駿議不同遂不
施行默寬冲博愛謙虛温謹不以才地矜物事上以禮
遇下以和雖僮豎厮養不加聲色而猶嫌怨故士君子
以爲居世之難子球在坐與我共太無厭歡母喪嘗贈
球字子瑜少辟宰府入侍三宮成都王爲大將軍起義
討趙王倫球自頓丘太守爲右長史以功封平壽公累
遷侍中尚書散騎常侍中護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永
嘉二年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元球弟豫永嘉末
爲尚書

李肩

李肩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還
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
知所終肩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欲行喪
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聘娶後有鄰居故人
與其父同年者亾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邈與之同州里
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旣生肩遂絕房室恒如
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肩旣幼孤母又改行有識
之後降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亾設木
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容貌質素頽然若不足者而知

度沉邃言必有則初仕郡上計掾州辟部從事治中舉
孝廉叅鎮北軍事遷樂平侯相政尚清簡入爲尚書郎
遷中護軍司馬吏部郎銓綜廉平賜爵關內侯出補安
豐太守文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御史中丞恭恪
直繩百官憚之伐蜀之役爲西中郎將督關中諸軍事
後爲河南尹封廣陸伯泰始初拜尚書進爵爲侯胤奏
以爲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內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
教或處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謀及卿士陛下聖德
欽明垂心萬幾猥發明詔儀刑古式雖唐虞疇諮周文
翼翼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羣公詢納

讜言其軍國所疑延詣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
有疾疢不任覲會臨時遣侍臣訊訪詔從之遷吏部尚
書僕射尋轉太子少傅詔以胤忠允高亮有匪躬之節
使領司隸校尉胤屢自表讓忝傅儲宮不宜兼監司之
官武帝以二職並須忠賢故每不許咸寧初皇太子出
居東宮帝以司隸事任峻重而少傅有旦夕輔導之務
胤素羸不宜久勞之轉拜侍中加特進俄遷尚書令侍
中特進如故胤雖歷職內外而家至貧儉兒病無以市
藥帝聞之賜錢十萬其後帝以司徒舊丞相之職詔以
胤爲司徒在位五年簡亮持重稱爲任職以吳會初平

大臣多有勲勞宜有登進乃上疏遜位帝不聽遣侍中
宣旨優詔敦諭絕其章表胤不得已起視事太康三年
薨詔遣御史持節監喪致祠諡曰成皇太子命舍人王
贊誄之文義甚美帝後思胤清節詔曰故司徒李胤太
常彭灌並履忠清儉身沒家無餘積賜胤家錢二百萬
穀千斛灌家半之三子固真長脩固字萬基散騎郎先
胤卒固子志嗣爵志字彥道歷位散騎侍郎建威將軍
陽平太守真長位至太僕卿脩黃門侍郎太弟中庶子
志子謙 志子謙

盧欽

字子謙

志子謙

志子謙

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舉孝廉不行魏大
將軍曹爽辟爲掾爽弟嘗有所屬請欽曰爽子弟不宜
干犯法度爽深納之而罰其弟除尚書郎爽誅免官後
爲侍御史襲父爵大和亭侯累遷琅邪太守宣帝爲太
傅辟從事中郎出爲陽平太守遷淮北都督伏波將軍
甚有稱績徵拜散騎常侍大司農遷吏部尚書進封大
梁侯武帝受禪以爲都督沔北諸軍事平南將軍假節
給追鋒軺臥車各一乘第二駙馬二乘騎具刀器御府
人馬鎧等及錢三十萬欽在鎮寬猛得中疆場無虞入
爲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以清貧特賜絹

百匹欽舉必以材稱爲廉平咸寧四年卒詔曰欽履道
清正執德貞素文武之稱著於方夏入躋機衡惟允庶
事肆勤內外有匪躬之節不幸薨沒朕甚悼之其贈衛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布五十
匹錢三十萬諡曰元又以欽忠清高潔不營產業身沒
之後家無所庇特賜錢五十萬爲立第舍復下詔曰故
司空王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將軍楊囂並素清貧身
沒之後居無私積頃者饑饉聞其家大匱其各賜穀三
百斛欽歷宰州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爲務祿奉散之
親故不營貲產動循禮典妻亾制廬杖終喪居外所著

詩賦論難數未篇名曰小道子浮嗣四武之譽天可龍
浮字子雲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然朝廷器重
之以爲國子博士祭酒祕書監皆不就欽弟珽字子笏
衛尉卿珽子志莫之與比而齊王今當與大正共轉陳
志字子道初辟公府掾尚書郎出爲鄴令成都王穎之
鎮鄴也愛其才量委以心膂遂爲謀主齊王罔起義遣
使告穎穎召志計事志曰趙王無道肆行篡逆四海人
神莫不憤怒今殿下總率三軍應期電發子來之衆不
召自至掃夷凶逆必有征無戰然兵事至重聖人所慎
宜旌賢任才以收時望穎深然之改選佐高辟掾屬

以志爲詔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專掌文翰穎前鋒都督
趙驤爲倫所敗士衆震駭議者多欲還保朝歌志曰今
我軍失利敵新得勝必有輕易凌轢之情若頓兵不進
三軍畏衄懼不可用且戰何能無勝負宜更選精兵星
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及倫敗志勸
穎曰齊王衆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得
濟河此之大勲莫之與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
政志聞兩雄不俱處功名不並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
還定省推崇齊王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
遂以母疾還藩委重於罔由是穎獲四海之譽天下歸

心朝廷封志爲武強侯加散騎常侍及河間王顥納李
舍之說欲內除二王樹穎儲副遣報穎穎將應之志正
諫不從及罔滅穎遙執朝權遂懷缺望之心以長沙王
乂在內不得恣其所欲密欲去乂時荊州有張昌之亂
穎表求親征朝廷許之會昌等平乃迴兵以討乂志諫
曰公前有復皇祚之大勲及事平歸功於齊辭九錫之
賞不當朝政之權振陽翟飢人葬黃橋白骨皆盛德之
事四海之人莫不荷賴矣逆寇縱肆猾擾荆楚今公掃
清羣難南土以寧振旅而旋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
王者之事也穎不納及乂死穎表志爲中書監留鄴參

署相府事乘輿敗於蕩陰穎遣志督兵迎帝及王浚攻
鄴志勸穎奉天子還洛陽時甲士尚萬五千人志夜部
分至曉衆皆成列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穎未能決俄
而衆潰唯志與子謐兄子綝殿中武賁千人而已志復
勸穎早發時有道士姓黃號曰聖人太妃信之及使呼
入道士求兩杯酒飲乾拋杯而去於是志計始決而人
馬復散志於營陣間尋索得數乘鹿車司馬督韓玄收
集黃門得百餘人志入帝問志曰何故散敗至此志曰
賊去鄴尚八十里而人士一朝駭散太弟今欲奉陛下
還洛陽帝曰甚佳於是御犢車便發屯騎校尉郝昌先

領兵八千守洛陽帝召之至汲郡而昌至兵仗甚盛志
喜於復振啓天子宜下赦書與百姓同其休慶旣達洛
陽志啓以滿奮爲司隸校尉奔散者多還百官粗備帝
悅賜志絹二百匹綿百斤衣一襲鶴綾袍一領初河間
王顥聞王浚起兵遣右將軍張方救鄴方聞成都軍敗
頓兵洛陽不敢進縱兵虜掠密欲遷都長安將焚宗廟
宮室以絕人心志說方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
之聲百年猶存何爲襲之乃止方遂逼天子幸其壘帝
垂泣就輿唯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
臣驚怯無所云補唯知盡微誠不離左右而已停方壘

三日便西志復從至長安穎被黜志亦免官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顓啓帝復穎還鄴以志爲魏郡太守加左將軍隨穎北鎮行達洛陽而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距穎穎還長安未至而聞顓斬張方求和於越穎住華陰志進長安詣闕陳謝卽還就穎於武關奔南陽復爲劉陶所驅迴詣河北及穎薨官屬奔散唯志親自殯送時人嘉之越命志爲軍諮祭酒遷衛尉永嘉末轉尚書洛陽沒志將妻子北投并州刺史劉琨至陽邑爲劉粲所虜與次子謐詵等俱遇害於平陽長子謙

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未成禮而公主卒後州舉秀才辟太尉掾洛陽沒隨志北依劉琨與志俱爲劉粲所虜粲據晉陽留謙爲參軍琨收散卒引猗盧騎還攻粲粲敗走謙得赴琨先父母兄弟在平陽者悉爲劉聰所害琨爲司空以謙爲主簿轉從事中郎琨妻卽謙之從母旣加親愛又重其才地建興末隨琨投段匹磾匹磾自領幽州取謙爲別駕匹磾旣害琨尋亦敗喪時南路阻絕段末波在遼西謙往投之元帝之初末波通使於江左謙因其使抗表理琨文旨甚切於是卽加弔祭累徵謙爲散騎中書侍郎而爲末波所留遂不得南渡末波死

弟遼代立諶流離世故且二十載石季龍破遼西復爲
季龍所得以爲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屬冉
閔誅石氏諶隨閔軍於襄國遇害時年六十七是歲永
和六年也諶名家子早有聲譽才高行潔爲一時所推
值中原喪亂與清河崔悅潁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
暢並淪陷非所雖俱顯於石氏恒以爲辱諶每謂諸子
曰吾身沒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爾撰祭法注莊
子及文集皆行於世悅字道儒魏司空林曾孫劉琨妻
之姪也與諶俱爲琨司空從事中郎後爲末波佐史沒
石氏亦居大官其綽憲暢並別有傳

馬下華表

子廙

廙子恒

廙弟驕

而憲亦廙子

華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也父歆清德高行爲魏太尉
表年二十拜散騎黃門郎累遷侍中正元初石苞來朝
盛稱高貴鄉公以爲魏武更生時聞者流汗沾背表懼
禍作頻稱疾歸下舍故免於大難後遷尚書五等建封
觀陽伯坐供給喪事不整免泰始中拜太子少傅轉光
祿勳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曰表清貞履素
有老成之美久幹王事靜恭匪懈而以疾固辭章表懇
至今聽如所上以爲太中大夫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
祿賜與卿同門施行馬表以苦節垂名司徒李胤司隸

王宏等並歎美表清澹退靜以爲不可得貴賤而親疏也咸寧元年八月卒時年七十二諡曰康詔賜朝服有六子廙岑嶠鑿澹簡連濟恭祖剛而信式國職章太慈廙字長駿弘敏有才義妻父盧毓典選難舉姻親故廙年三十五不得調晚爲中書通事郎泰始初遷冗從僕射少爲武帝所禮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前軍將軍侍中南中郎將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疾篤輒還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廙因辭迕旨初表有賜客在鬲使廙因縣令袁毅錄名三客各代以奴及毅以貨賂致罪獄辭迷謬不復顯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與廙而毅亦盧氏壻

也又中書監荀勗先爲中子求廙女廙不許爲恨因密啓帝以袁毅貨賂者多不可盡罪宜責最所親者一人因指廙當之又緣廙有違忤之咎遂於喪服中免廙官削爵士大鴻臚何遵奏廙免爲庶人不應襲封請以表世孫混嗣表有司奏曰廙所坐除名削爵一時之制廙爲世子著在名簿不聽襲嗣此爲刑罰再加諸侯犯法八議平處者襲功重爵也嫡統非犯終身棄罪廢之爲重依律應聽襲封詔曰諸侯薨子踰年卽位此古制也應卽位而廢之爵命皆去矣何爲罪罰再加且吾之責廙以肅貪穢本不論常法也諸賢不能將明此意乃更

詭易禮律不顧憲度君命廢之而羣下復之此爲上下
正相反也於是有司奏免議者官詔皆以贖論混以世
孫當受封逃避斷髮陽狂病瘖不能語故不得拜世咸
稱之廩棲遲家巷垂十載教誨子孫講誦經典集經書
要事名曰善文行於世與陳騶共造睹闌於宅側帝嘗
出視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帝心憐之帝後又登陵雲
臺望見廩首菑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
得襲封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年以爲中書
監惠帝卽位加侍中光祿大夫尚書令進爵爲公廩應
楊駿召不時還有司奏免官尋遷太子少傅加散騎常

侍動遵禮典得傳導之義後年衰病篤詔遣太醫療病
進位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時河南尹韓壽因託賈
后求以女配廩孫陶廩距而不許后深以爲恨故遂不
登台司年七十五卒諡曰元三子混蒼恒

混字敬倫嗣父爵清貞簡正歷位侍中尚書卒官子陶
嗣補鞏令沒於石勒

蒼字敬叔爲河南尹與荀藩荀組俱避賊至臨穎父子
並遇害爲尚書數曾武烈公臣之從避賊至長安
恒字敬則博學以清素爲稱尚武帝女滎陽長公主拜
駙馬都尉元康初東宮建恒以選爲太子賓友賜爵關

內侯食邑百戶辟司徒王渾倉曹掾屬除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北軍中候俄拜領軍加散騎常侍愍帝卽位以恒爲尚書進爵苑陵縣公頃之劉聰逼長安詔出恒爲鎮軍將軍領潁川太守以爲外援恒與合義軍得二千人未及西赴而關中陷沒時羣賊方盛所在州郡相繼奔敗恒亦欲棄郡東渡而從兄軼爲元帝所誅以此爲疑先書與驃騎將軍王導導言於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况羣從乎卽召恒補光祿勳恒到未及拜更以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尋拜太常議立郊祀尚書刁協國子祭酒杜彝議須還洛乃脩郊祀恒議

漢獻帝居許卽便郊崇宜於此修立司徒荀組驃騎將軍王導同恒議遂定郊祀尋以疾求解詔曰太常職主宗廟烝嘗敬重而華恒所疾不堪親奉職事夫子稱吾不與祭如不祭况宗伯之任職所司邪今轉恒爲廷尉頃之加特進太寧初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督石頭水陸諸軍事王敦表轉恒爲護軍疾病不拜授金紫光祿大夫又領太子太保成帝卽位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咸和初以愍帝時賜爵進封一皆削除恒更以討王敦功封苑陵縣侯復領太常蘇峻之亂恒侍帝左右從至石頭備履艱危因悴踰年初恒爲州大中正鄉人

任讓輕薄無行爲恒所黜及讓在峻軍中任勢多所殺害見恒輒恭敬不肆其虐鍾雅劉超之死亦將及恒讓盡心救衛故得免及帝加元服又將納后寇難之後典籍靡遺婚冠之禮無所依據恒推尊舊典撰定禮儀并郊廟辟雍朝廷軌則事並施用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常侍如故固讓未拜會卒時年六十九冊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諡曰敬恒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時人以此貴之子俊嗣爲尚書郎俊子仰之大長秋曰太常卿主嶠字叔駿才學深博少有令聞文帝爲大將軍辟爲掾

屬補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安平太守辭親老不行更拜散騎常侍典中書著作領國子博士遷侍中太康末武帝頗親宴樂又多疾病屬小瘳嶠與侍臣表賀因微諫曰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拊舞臣等愚戇竊有微懷以爲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慮福於垂成祚乃日新唯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沖靜和氣嗇養精神頤身於清簡之宇留心於虛曠之域無厭世俗常戒以忽羣下之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帝手詔報曰輒自消息無所爲慮元康初封宣昌亭侯

誅楊駿改封樂鄉侯遷尚書後以嶠博聞多識屬書典
實有良史之志轉祕書監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爲
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
門下撰集皆典統之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
意會爲臺郎典官制事由是得徧觀祕籍遂就其緒起
于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爲帝紀十二卷皇后
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
七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未編非
其義也故易爲皇后紀又改志爲典以有堯
典故也而改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

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
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祕府後太尉汝南王亮司空衛
瓘爲東宮傅列上通講事遂施行嶠所著論議難駁詩
賦之屬數十萬言其所奏官制太子宜還宮及安邊雩
祭明堂辟雍浚導河渠巡禹之舊跡置都水官修蠶宮
之禮置長秋事多施行元康三年卒追贈少府諡曰簡
嶠性嗜酒率常沉醉所撰書十典未成而終祕書監何
劭奏嶠中子徹爲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後監
繆徽又奏嶠少子暢爲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草魏晉
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官永嘉喪亂經籍遺沒

晉書卷四十四 列傳
嶠書存者五十餘卷嶠有二子頤徹暢頤嗣官至長樂
內史暢有才思所著文章數萬言遭寇亂避難荊州爲
賊所害時年四十

石鑿

石鑿字林伯樂陵厭次人也出自寒素雅志公亮仕魏
歷尚書郎侍御史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多所糾正朝廷
憚之出爲并州刺史假節護匈奴中郎將武帝受禪封
堂陽子入爲司隸校尉轉尚書時秦涼爲虜所敗遣鑿
都督隴右諸軍事坐論功虛僞免官後爲鎮南將軍豫
州刺史坐討吳賊虛張首級詔曰昔雲中守魏尚以斬

首不實受刑武牙將軍田順以詐增虜獲自殺誣罔敗
法古今所疾鑿備大臣吾所取信往者西事公欺朝廷
以敗爲得竟不推究中間黜免未久尋復授用冀能補
過而乃與下同詐所謂大臣義得爾乎有司奏是也顧
未忍耳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勿削爵土也久之
拜光祿勳復爲司隸校尉稍加特進遷右光祿大夫開
府領司徒前代三公冊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
也自魏末已後廢不復行至鑿有詔令會遂以爲常大
康末拜司空領太子太傅武帝崩鑿與中護軍張劭監
統山陵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爲太傅楊駿所疑不敢臨

喪出營城外時有告亮欲舉兵討駿駿大懼白太后令
帝爲手詔詔鑿及張劭使率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便率
所領催鑿速發鑿以爲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視亮已
別道還許昌於是駿止論者稱之山陵訖封昌安縣侯
元康初爲太尉年八十餘克壯慷慨自遇若少年時人
美之尋薨諡曰元子陋字處賤襲封歷屯騎校尉

温美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祖恢魏
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並知名於世號曰
六龍美少以朗寤見稱齊王攸辟爲掾遷尚書郎惠帝

卽位拜豫州刺史入爲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及齊王罔
輔政以美攸之故吏意特親之轉吏部尚書先是張華
被誅罔建議欲復其官爵論者或以爲非美駁之曰自
天子已下爭臣各有差不得歸罪於一人也故晏子曰
爲己死亾非其親昵誰能任之里克之殺二庶陳乞之
立陽生漢朝之誅諸呂皆積年之後乃得立事未有事
主見存而得行其志於數月之內者也式乾之會張華
獨諫上宰不和不能承風贊善望其指麾從命不亦難
乎況今皇后譖害其子內難不預禮非所任且后體齊
於帝尊同皇極罪在枉子事不爲逆義非所討今以華

不能廢枉子之后與趙盾不討殺君之賊同而貶責之於義不經通也華竟得追復爵位其後以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勲封大陵縣公邑千八百戶出爲冀州刺史加後將軍范陽王虓敗於許昌也自牧冀州美乃避之惠帝之幸長安以美爲中書令不就及帝還洛陽徵爲中書監加散騎常侍未拜會帝崩懷帝卽位遷左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論者僉謂爲速在位未幾病卒贈司徒諡曰元有三子祇允裕祇字敬齊太傅西曹掾允字敬咸太子舍人裕字敬嗣尚武安長公主官至左光祿大夫

史臣曰晉氏中朝承累世之資建兼并之業衣冠斯盛英彥如林此數公者或以雅望處台槐或以高名居保傅自非一時之秀亦曷能至于斯惜其三緘於論道之辰獨善於兼濟之日良圖鯁議無足多談然退已進賢林叔弘推讓之美自家刑國宣伯協恭孝之規子若之儒素爲基偉容之苦節流譽慶垂來葉不亦宜哉石鑿以公亮升溫美以明寤顯屬于危亂不隕其名歲寒見松栢之後彫斯人之謂矣

贊曰讓矣密陵孝哉廣陸欽旣博雅表亦貞肅鑒績克宣溫聲載穆同鏘玉振爭芬蘭郁

宣孟華輝懸同離五遊平衣蘭噴

贊曰蕭矣密刺卒楚黃刺楚荆蘇表亦貞肅鑿錄京

蘇醉之舒遇沮人之酷矣

及公亮其品美以肥廉隱憂于京厲不聞其各效與具

謝素為基對容之苦消流譽慶垂來葉不亦宜若百鑿

林妹而難辨之美自案所園宜所制若幸之賦于許之

况爾善於兼濟之日夏國轉難無只冬慈然安与並賢

動自非有却之表亦具論至干洪都其二蘇飲倫後之

英奇收林北樓公許如以難望製台賦海以高谷岳尉

晉書卷四十四 賈充 賈謏 賈南 賈武 賈武 賈武

晉書卷四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十五

劉毅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陽城景王章之後父喈丞相

屬毅幼有孝行少厲清節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

風憚之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

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魏末

本郡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將彈河南

尹司隸不許曰攫獸之犬廳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獸

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同郡王基薦毅於公府
曰毅方正亮直挺然不羣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往日僑
仕平陽爲郡股肱正色立朝舉綱引墨朱紫有分鄭衛
不雜孝弟著於邦族忠貞效於三魏昔孫陽取騏驎於
吳坂秦穆拔百里於商旅毅未遇知己無所自呈前已
口白謹復申請太常鄭袤舉博士文帝辟爲相國掾辭
疾積年不就時人謂毅忠於魏氏而帝怒其顧望將加
重辟毅懼應命轉主簿武帝受禪爲尚書郎駙馬都尉
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帝以毅忠蹇正直使掌諫官轉
城門校尉遷太僕拜尚書坐事免官咸寧初復爲散騎

常侍博士祭酒轉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
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以毅方之諸葛豐蓋寬
饒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爲不敬止之於門
外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入帝嘗南郊禮畢喟然
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
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爲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
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
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
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散騎常侍鄒湛進曰世談以陛
下比漢文帝人心猶不多同昔馮唐答文帝云不能用

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歡然以此相校
聖德乃過之矣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
布衣禮卿初無言今於小事何見褒之甚湛曰臣聞猛
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爲之
驚駭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言語有自
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陛下發不世之
詔出思慮之表臣之喜慶不亦宜乎在職六年遷尚書
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
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庭沫
流不禁卜藏其粢至周幽王禍釁乃發易稱潛龍勿用

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正德未修誠
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爲瞿然賀慶之事宜詳依
典義動靜數示尚書郎劉漢等議以爲龍體旣蒼雜以
素文意者大晉之行戢武興文之應也而毅乃引衰世
妖異以疑今之吉祥又以龍在井爲潛皆失其意潛之
爲言隱而不見今龍彩質明煥示人以物非潛之謂也
毅應推處詔不聽後陰氣解而復合毅上言必有阿黨
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誅故也毅以魏立九品權
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入損乃上疏曰臣聞立政者以
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

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僞由於已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訥訥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爲聖朝耻之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輩以得實爲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

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已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

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
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
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選今重其任
而輕其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
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
讒構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
防也主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
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
於州里嫌讎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鬪
雞之變難興魯邦况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

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
若貫魚成次也爲九品者取下者爲格謂才德有優劣
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
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爲格坐成其
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
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器使在
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
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
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主王公以至于
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

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清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

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旣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爲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旣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

而獲高敘是爲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繫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九品所疎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

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從橫雖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讎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乎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爲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

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疏奏優詔答之後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復古鄉議里選帝竟不施行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切直無所曲撓爲朝野之所式瞻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帝以毅清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以光祿大夫歸第門施行馬復賜錢百萬後司徒舉毅爲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

以碎務陳留相樂安孫尹表曰禮凡卑者執勞尊者居逸是順敘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與毅年齒相近往者同爲散騎常侍後分授外內之職資塗所經出處一致今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僚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論議主者不以爲劇毅但以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於毅太優詢舒太劣若以前聽致仕不宜復與遷授位者故光祿大夫鄭袤爲司空是也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尚可復委以宰輔之任不可諮以人倫之論臣竊所未安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爲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毅前爲

司隸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所按劾諺曰受堯之誅不能稱堯直臣無黨古今所悉是以汲黯死於淮陽董仲舒裁爲諸侯之相而毅獨遭聖明不離輦轂當世之主咸以爲榮毅雖身偏有風疾而志氣聰明六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疾惡之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爲機閣毅使絕人倫之路也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清談倒錯矣於是青州自二品已上憑毅取正光祿勳石鑒等共奏曰謹按陳留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如左臣州履境海岱叅風齊魯故人俗務本而世敦德讓今雖不克於舊而遺訓猶存

是以人倫歸行士識所守也前被司徒符當叅舉州大中正僉以光祿大夫毅純孝至素著在鄉閭忠允亮直竭於事上仕不爲榮惟期盡節正身率道崇公忘私行高義明出處同揆故能令義士宗其風景州閭歸其清流雖年耆偏疾而神明克壯實臣州人士所思準繫誠以毅之明格能不言而信風之所動清濁必偃以稱一州咸同之望也竊以爲禮賢尚德教之大典王制奪與動爲開塞而士之所歸人倫爲大臣等虛劣雖言廢於前今承尹書敢不列啓按尹所執非惟惜名議於毅之身亦通陳朝宜奪與大準以爲尹言當否應蒙評議由

是毅遂爲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太康六年卒武帝撫几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卽贈儀同三司使者監護喪事羽林左監北海王宮上疏曰中詔以毅忠允匪躬贈班台司斯誠聖朝考績以毅著勲之美事也臣謹按諡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今毅功德竝立而有號無諡於義不體臣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諡法主於行而不繫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雖沒而高行不加之諡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銘跡所殊臣願聖世舉春秋之遠制改列爵之舊限使夫功行之實不相掩替則莫不率賴若以革

舊毀制非所倉卒則毅之忠益雖不攻城略地論德進爵亦應在例臣敢惟行甫請周之義謹牒毅功行如右帝出其表使八座議之多同宮議奏寢不報二子瞰總瞰字長升正直有父風太康初爲博士會議齊王攸之國加崇典禮瞰與諸博士坐議迂旨武帝大怒收瞰等付廷尉會赦得出免官初瞰父毅疾馮統姦佞欲奏其罪未果而卒至是統位宦日隆瞰慨然曰使先人在不令統得無患後爲酸棗令轉侍御史會司徒王渾主簿劉輿獄辭連瞰將收付廷尉渾不欲使府有過欲距劾自舉之與瞰更相曲直渾怒便遜位還第瞰乃奏渾曰

謹按司徒王渾蒙國厚恩備位鼎司不能上佐天子調和陰陽下遂萬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其所敢因劉興距扞詔使私欲大府興長獄訟昔陳平不答漢文之問郝吉不問死人之變誠得宰相之體也既興刑獄怨懟而退舉動輕速無大臣之節請免渾官右長史楊丘亭侯劉肇便辟善柔苟於阿順請大鴻臚削爵土諸聞噉此奏者皆歎美之其後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噉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噉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止彰久貴豪侈

每出輒從百餘人自此之後務從簡素噉遷太原內史趙王倫篡位假征虜將軍不受與三王共舉義惠帝復阼噉爲左丞正色立朝三臺清肅尋兼御史中丞奏免尚書僕射東海公繇及王粹董艾等十餘人朝廷嘉之遂卽真遷中庶子左衛將軍司隸校尉奏免武陵王澹及何綏劉坦溫畿李暄等長沙王又討齊王罔噉豫謀封朱虛縣公千八百戶又死坐免頃之復爲司隸及惠帝之幸長安也留噉守洛陽河間王顥遣使鳩羊皇后噉乃與留臺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等上表理后無罪語在后傳顥見表大怒遣陳顏呂朗率騎五千收噉噉

東奔高密王略會劉根作逆略以暉爲大都督加鎮軍將軍討根暉戰失利還洛至酸棗值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及帝還洛羊后反宮后遣使謝暉曰賴劉司隸忠誠之志得有今日以舊勲復封爵加光祿大夫暉妻前卒先陪陵葬子更生初婚家法婦當拜墓攜賓客親屬數十乘載酒食而行先是洛陽令王稜爲越所信而輕暉暉每欲繩之稜以爲怨時劉聰王彌屯河北京邑危懼稜告越云暉與彌鄉親而欲投之越嚴騎將追暉右長史傅宣明暉不然暉聞之未至墓而反以正義責越越甚慙及劉曜寇京師以暉爲撫軍將軍假節都督城守

諸軍事曜退遷尚書僕射越憚暉久居監司又爲衆情所歸乃以爲右光祿大夫領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外示崇進實奪其權懷帝又詔暉領衛尉加特進後復以暉爲司隸加侍中暉五爲司隸允協物情故也王彌入洛百官殲焉彌以暉鄉里宿望故免於難暉因說彌曰今英雄競起九州幅裂有不世之功者宇內不容將軍自興兵已來何攻不剋何戰不勝而復與劉曜不協宜思文種之禍以范蠡爲師且將軍可無帝王之意東王本州以觀事勢上可以混一天下下可以成鼎峙之事豈失孫劉乎蒯通有言將軍宜圖之彌以爲然使暉于

青州與曹疑謀且徵之噉至東阿爲石勒游騎所獲見
彌與疑書而大怒乃殺之噉有二子佑白佑爲太傅屬
白太子舍人白果烈有才用東海王越忌之竊遣上軍
何倫率百餘人入噉第爲劫取財物殺白而去總字弘
紀好學直亮後叔父彪位至北軍中候字內不容洪軍
程衛字長玄廣平曲周人也少立操行彊正方嚴劉毅
聞其名辟爲都官從事毅奏中護軍羊琇犯憲應死武
帝與琇有舊乃遣齊王攸喻毅毅許之衛正色以爲不
可徑自馳車入護軍營收琇屬吏考問陰私先奏琇所

犯狼籍然後言於毅由是名振遐邇百官厲行遂辟公
府掾遷尚書郎侍御史在職皆以事幹顯補洛陽令歷
安定頓丘太守所蒞著績卒於官

和嶠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也祖洽魏尚書令父道魏吏
部尚書嶠少有風格慕舅夏侯玄之爲人厚自崇重有
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襲父爵上蔡伯
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潁川太守爲政清簡甚得百姓歡
心太傅從事中郎庾顛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
礫硠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賈充亦重之稱於

武帝入爲給事黃門侍郎遷中書令帝深器遇之舊監
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爲監嶠鄙勗爲人以意氣加之每
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吳平以
叅謀議功賜弟郁爵汝南亭侯嶠轉侍中愈被親禮與
任愷張華相善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
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後
與荀勗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
之粗及世事旣奉詔而還勗竝稱太子明識弘雅誠
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退居恒懷慨
歎知不見用猶不能已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

君爲憂帝知其言忠每不酬和後與嶠語不及來事或
以告賈妃妃銜之太康末爲尚書以母憂去職及惠帝
卽位拜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太子朝西宮
嶠從入賈后使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
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臣敢逃其罪乎元康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金章
紫綬本位如前永康初策諡曰簡嶠家產豐富擬於王
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杜預以爲嶠有錢癖以弟
郁子濟嗣位至中書郎郁字仲輿才望不及嶠而以清
幹稱歷尚書左右僕射中書令尚書令洛陽傾沒奔于

苟晞疾卒

武陔

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人也父周魏衛尉陔沉敏有器量早獲時譽與二弟韶叔夏茂季夏竝總角知名雖諸父兄弟及鄉閭宿望莫能覺其優劣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常造周周見其三子焉公榮曰皆國士也元夏最優有輔佐之才陳力就列可謂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少好人倫與潁川陳泰友善魏明帝世累遷下邳太守景帝爲大將軍引爲從事中郎累遷司隸校尉轉太僕卿初封亭侯五等建改封薛縣侯文帝

甚親重之數與詮論時人常問陳泰孰若其父羣陔各稱其所長以爲羣泰略無優劣帝然之泰始初拜尚書掌吏部遷左僕射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陔以宿齒舊臣名位隆重自以無佐命之功又在魏已爲大臣不得已而居位深懷遜讓終始全潔當世以爲美談卒於位諡曰定子輔嗣韶歷吏部郎太子右衛率散騎常侍茂以德素稱名亞於陔爲上洛太守散騎常侍侍中尚書潁川荀愷年少於茂卽武帝姑子自負貴戚欲與茂交距而不答由是致怨及楊駿誅愷時爲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爲逆黨遂見害茂清正方直聞於朝野一

且枉酷天下傷焉侍中傅祗上表申明之後追贈光祿
勳交讓而不答由是遂然又謝魏請封侯爲對棟以效
尚書任愷字元襄樂安博昌人也父吳魏太常愷少有識量
任愷字元襄樂安博昌人也父吳魏太常愷少有識量
尚魏明帝女累遷中書侍郎員外散騎常侍晉國建爲
侍中封昌國縣侯愷有經國之幹萬幾大小多管綜之
性忠正以社稷爲已在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泰始
初鄭沖王祥何曾荀顗裴秀等各以老疾歸第帝優寵
大臣不欲勞以筋力數遣愷諭旨於諸公諮以當世大
政叅議得失愷惡賈充之爲人也不欲令久執朝政每

裁抑焉充病之不知所爲後承間言愷忠貞局正宜在
東宮使護太子帝從之以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
計畫不行會秦雍寇擾天子以爲憂愷因曰秦涼覆敗
關右騷動此誠國家之所深慮宜速鎮撫使人心有庇
自非威望重臣有計略者無以康西土也帝曰誰可任
者愷曰賈充其人也中書令庾純亦言之於是詔充西
鎮長安充用荀勗計得留充旣爲帝所遇欲專名勢而
庾純張華溫頤向秀和嶠之徒皆與愷善楊珧王恂華
廙等充所親敬於是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於式
乾殿而謂充等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而

罷既而充愷等以帝已知之而不責結怨愈深外相崇重內甚不平或爲充謀曰愷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啓令典選便得漸疎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間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謂充舉得其才卽日以愷爲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愷既在尚書選舉公平盡心所職然侍覲轉希充與荀勗馮統承間浸潤謂愷豪侈用御食器充遣尚書右僕射高陽王珪奏愷遂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檢覆是愷妻齊長公主得賜魏時御器也愷既免而毀謗益至帝漸薄之然山濤明愷爲人通敏有智局舉爲河南尹坐賊發

不獲又免官復遷光祿勳愷素有識鑒加以在公勤恪甚得朝野稱譽而賈充朋黨又諷有司奏愷與立進令劉友交關事下尚書愷對不伏尚書杜友廷尉劉良竝忠公士也知愷爲充所抑欲申理之故遲留而未斷以是愷及友良皆免官愷旣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筋處愷時因朝請帝或慰諭之愷初無復言惟泣而已後起爲太僕轉太常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愷爲侍中薦舒爲散騎常侍至是舒爲右光祿開府領司徒帝臨軒使愷拜授舒

雖以弘量寬簡爲稱時以愷有佐世器局而舒登三公愷止守散卿莫不爲之憤歎也愷不得志竟以憂卒時年六十時諡曰元子罕嗣罕字子倫幼有門風才望不及愷以淑行致稱爲清平佳士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兗州刺史大鴻臚公于齊時封侯以愷四子爲諡景對崔洪具齊於官制洪字子倫幼有門風才望不及愷以淑行致稱爲清平佳士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兗州刺史大鴻臚公于齊時封侯以愷四子爲諡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寔著名漢代父讚魏吏部尚書左僕射以雅量見稱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體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無後言武帝世爲御史治書時長樂馮恢父爲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

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爲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爲博士祭酒散騎常侍翟嬰薦恢高行邁俗佯繼古烈洪奏恢不敦儒素令學生番直左右雖有讓侯微善不得稱無倫輩嬰爲浮華之目遂免嬰官朝廷憚之尋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爲鶴在北爲鷹遷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謁薦雍州刺史郤詵代已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在韓厥爲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

以未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譙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爾然實乖其常性故爲詭說楊駿誅洪與都水使者王佑親坐見黜後爲大司農卒於官子廓散騎侍郎亦以正直稱人

郭奕

郭奕字夫業太原陽曲人也少有重名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初爲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夫業少還復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

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咸熙末爲文帝相國主簿時鍾會反於蜀荀勗卽會之從甥少長會家勗爲文帝掾奕啓出之帝雖不用然知其雅正武帝踐阼初建東宮以奕及鄭默竝爲中庶子遷右衛率驍騎將軍封平陵男咸寧初遷雍州刺史鷹揚將軍尋假赤幢曲蓋鼓吹奕有寡姊隨奕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爲人所糾奕省按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遂遣而不問時亭長李含育俊才而門寒爲豪族所排奕用爲別駕舍後果有名位時以奕爲知人太康中徵爲尚書奕有重名當世朝臣皆出其下時帝委任楊駿奕表駿小器不可

任以社稷帝不聽駿後果誅及奕疾病詔賜錢二十萬日給酒米太康八年卒太常上諡爲景有司議以貴賤不同號諡與景皇同不可請諡曰穆詔曰諡所以旌德表行按諡法一德不懈爲簡奕忠毅清直立德不渝於是遂賜諡曰簡

侯史光

侯史光字孝明東萊掖人也幼有才悟受學於同縣劉夏舉孝廉州辟別駕咸熙初爲洛陽典農中郎將封關內侯泰始初拜散騎常侍尋兼侍中與皇甫陶荀廙持節循省風俗及還奏事稱旨轉城門校尉進爵臨海侯

其年詔曰光忠亮篤素有居正執義之心歷職內外恪勤在公其以光爲御史中丞雖屈其列校之位亦所以伸其司直之才光在職寬而不縱太保王祥久疾廢朝光奏請免之詔優祥而寢光奏後遷少府卒官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及葬又詔曰光厲志守約有清忠之節家極貧儉其賜錢五十萬光儒學博士歷官著績文筆奏議皆有條理長子玄嗣官至玄菟太守卒子施嗣東莞太守

何攀

何攀字惠興蜀郡郫人也仕州爲主簿屬刺史皇甫晏

爲牙門張弘所害誣以大逆時攀適丁母憂遂詣梁州拜表證晏不反故晏寃理得申王濬爲益州辟爲別駕濬謀伐吳遣攀奉表詣臺口陳事機詔再引見乃令張華與攀籌量進討之宜濬兼遣攀過羊祜面陳伐吳之策攀善於將命帝善之詔攀叅濬軍事及孫皓降於濬而王渾恚於後機欲攻濬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解以攀爲濬輔國司馬封關內侯轉滎陽令上便宜十事甚得名稱除廷尉平時廷尉卿諸葛冲以攀蜀士輕之及共斷疑獄冲始歎服遷宣城太守不行轉散騎侍郎楊駿執政多樹親屬大開封賞欲以恩澤自衛攀以爲

非乃與石崇共立議奏之語在崇傳帝不納以豫誅駿功封西城侯邑萬戶賜絹萬匹弟逢平鄉侯兄子達關內侯攀固讓所封戶及絹之半餘所受者分給中外宗親略不入已遷翊軍校尉頃之出爲東羌校尉徵爲揚州刺史在任三年遷大司農轉兗州刺史加鷹揚將軍固讓不就太常成粲左將軍卞粹勸攀蒞職中詔又加切厲攀竟稱疾不起及趙王倫篡位遣使召攀更稱疾篤倫怒將誅之攀不得已扶疾赴召卒于洛陽時年五十八攀居心平允蒞官整肅愛樂人物敦儒貴才爲梁益三州中正引致遺滯巴西陳壽閻又犍爲費立皆西

州名士竝被鄉閭所謗清議十餘年攀申明曲直咸免
寃濫攀雖居顯職家甚貧素無妾媵伎樂惟以周窮濟
乏為事子璋嗣亦有父風其法百卒于谷則部半正
史臣曰幽厲不君上德猶懷進善共驩在位大聖之所
不堪況乎志士仁人寧求苟合懷其寵秩所以繫其存
亡者也雖復自口銷金投光撫劍馳書北闕敗車猶踐
而諫主不易譏臣實難劉毅一遇寬容任和兩遭膚受
詳觀餘烈亦各其心焉若夫武陵懷魏臣之志崔洪愛
卻詵之道長升勸王彌之尊何攀從趙倫之命君子之
人觀乎臨事者也

贊曰仲雄初令忠審揚庭身方諸葛帝擬桓靈大業非
楊元褒謂賈和氏條暢堪施大厦崔門不謁聲飛朝野
侯史武陵輔佐之才何攀平允寃濫多迴

晉書卷四十五

劉毅傳漢城陽景王章之後○城陽監本訛陽城
奏免尚書僕射東海公繇○海一本作安

晉書卷四十五考證

劉毅傳漢城陽景王章之後○城陽監本訛陽城

奏免尚書僕射東海公繇○海一本作安

和嶠傳永康初策謚曰簡○康監本誤平臣龍官按永

平元年即太熙之元年而永平之二月即改永熙至

三月而復改元康上文既云元康二年卒則元康之

後安得復稱永平定屬永康之誤今改正

對安對對辭承平安圖承與之對今為五

三凡而對如承與上文對云承與二平平限承與之

平承平明太照之承平而承平之二凡明如承與至

味翻對承與味翻對日商○承與本對平引韻官 對承

奏京尚善對與與○承與本對安

隆難對對難對與王章之對○承與本對對難

晉書卷四十五考證



